

离歌 Ⅲ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离歌：全3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
2014.3

(饶雪漫的青春疼痛)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离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7545号

书 名 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：离歌Ⅲ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2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 288.00元 (共12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离歌 Ⅲ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离歌：全3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.3

（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）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离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97545号

书 名 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：离歌Ⅲ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侯佳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 9
字 数 12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 288.00元（共12册）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风决定了蒲公英的方向，

你决定了我的悲伤……

The dandelion goes with wind, and

my whole sorrow follows you.

故事的开始,我忘了我是谁……

要不是不小心又忽然想起

至少我还算快乐的

——摘自马卓博客《顶多是偶尔》

01

推开方律师办公室的门，我一眼就看见洛丢丢在耍宝。只见她眯缝着双眼，把两只手臂高高地举过头顶，奋力地扭着腰，甩着屁股，嘴里不知道哼着啥破调调，山寨印度肚皮舞的个人表演赛显然正在火辣进行中。

“嗨。”我抱着文件袋站在门口，一直等到她心满意足鸣金收兵后才与她打招呼。

她显然没把我当根葱，只是斜我一眼，就喘着气把自己扔到沙发上，抱起桌上的一大瓶可乐自顾自地喝起来。直到我走到她身旁站定，她才懒洋洋地吐出两个字：“你谁？”

“我是方律师的助手。”我说，“他在忙，让我先来跟你聊一聊。”

“助手，还是小三儿？”她忽然来了兴致，撑起半个身子，肆无忌惮地打量我。我看到她宝石蓝色的眼影，宝石蓝色的美瞳，似乎为了让我看得更清楚，她连续眨了好几次眼睛，质量上乘的假睫毛都没有要掉下来的意思。

她穿LV的彩色波板鞋，一件Dior的宝蓝色小T恤，我没猜错的话喷的应该是香奈儿的“邂逅”，如假包换的富家女。只可惜她那张脸还未怎么长开，眉眼之间怎么看都是一股稚气，脸颊上隔夜的亮光散粉更是令她显得不伦不类。

“问你话咧，你看我干啥？”她拖长声音，“难不成被我的——一针见血吓到了吗？”

“该我问你才对。本月十三号，也就是上周五晚上七点一刻，你在哪里？”

“和我的男人在一起。”她飞快回答我。

“在一起干吗？”

“你想知道我干吗？”她坏坏地笑起来，摇晃着五根手指头，逼近我的脸说道，“唉呀呀呀呀，助理小三姐姐，看不出来你真坏，一上来就问小孩子这种色色的问题。哦，对了，是不是你的方大伯忘了提醒你，我还未成年，我才十五哦。”

她一边说话一边在我面前晃过来晃过去，我真怀疑她是不是有多动症。我被她晃得头晕，只能退到茶几后面去。

“你说一男一女在一起能干吗？”她终于坐下来，继续抱着她那瓶亲爱的大可乐，仰头猛灌，一看就是表演欲超强的那种新新人类。

我提醒她：“如果想解决问题，你就最好说实话。”

“你别把我当吴媚媚！”她把可乐瓶像枪一样对着我，“你把骗吴媚媚的律师费分我一半，我就啥都告诉你。

不然，一切免谈！”

真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九零后。我把手里的文件袋往桌上一扔说：“看看吧，看完后再决定你说还是不说。”

她却伸出一只脚，把所有文件袋一股脑扫到了地上，说：“我没这个兴趣！”

“关于叶贱贱的也没兴趣？”

“谁是叶贱贱？”装傻充愣她真是一流。

我站起身，捡起所有文件袋，转身就要往门口走，要装大家一起装，谁怕谁。

“等等。”不出我所料，她喊住我。

我转身看着她，扬起手中的文件袋。

果然，她把可乐瓶用力掷在茶几上，对我喊：“你离我那么远，我怎么可能看得清楚呢？你确定你懂法律？我看你连常识都没有。对当事人要尊重，你晓得啵？”

我走回，将袋子悉数放在桌子上，提醒她：“小心你的脚。”

“小气鬼。”她充满警惕地瞪了我一眼，才拆开那些纸袋子。她动作很缓慢，像在拆定时炸弹。一个小亏都吃不得，想必十分缺乏安全感。想想我十五岁的时候，其实和她又有多少区别呢？只不过是现在的她看上去与全世界为敌，而那时候的我，是在心里默默与全世界为敌罢了。

就此而言，我对她的怪异行为并不是完全不能理解。

我注意到她拿着文件袋的手指，有些微微的颤抖，或许聪明的她早就猜到里面会是些什么。为了给她一点空间，我只好没事找事做，起身替方律师收拾办公桌去。

谁知道我才走到办公桌前，一堆书还没摆放整齐，就听到身后发出一声无与伦比的尖叫。我转身，看到被洛丢丢撒得一地的照片和资料，还有整个上半身趴在那个长条的玻璃茶几上的她，像一只刚被鲨鱼咬了一大口的扁扁的八爪鱼。

我任她去。

我转身收拾好桌子，走回去弯腰收拾好被她扔了一地的东西，把它们重新塞回文件袋，坐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耐心地等她开口说话。

然而，十分钟过去了，她一直趴在那里装死，一动不动。

我伸出手推了推她，纵使我有十二万分的耐心也甘拜下风。

“我死了，别救我。”她气若游丝地答。

“本月十三号，也就是上周五晚上七点一刻，你在哪里？”

她终于肯抬头看着我，声音沙哑却充满仇恨地问道：“如果我告诉你，那个垃圾会不会被关起来，枪毙，砍头，杀他全家！”

“那要法律说了算。”我说，“我只是希望你说完实话可以没事。”

“去你妈的XXX。”她冒出一句干脆利落的粗话。忽然她想起来什么似的捏住那些个信封尖叫道：“等等，这鬼玩意儿你们从哪里弄来的，是不是PS过的，我警告你，不要跟我耍花招，我早说我不是吴媚媚那种笨瓜！”

我说：“得了吧，如果你真的够聪明，就应该知道那个叫叶贱贱的，根本不爱你，他有很多女人。他跟你在一起，根本就是骗你的钱花。”

“你放屁！”洛丢丢起身冲到我面前来，一把抓住我的衣服。看着我的眼睛像是要冒出火球来把我整个烧掉才甘心。我当然不会那么傻地站在这里任她的手掌挥到我的脸上来。于是我掰开她的手指，稍稍退让一步对她说道：“一针见血了，抱歉。”

“别学我用成语，我要收费的！”她察言观色，得意地笑着说，“你退啥，怕我打你吗？不过你的样子，真的很欠扁。”

“要动手，你未必是赢家。”我说，“不信你可以试试。”

她真的不怕死地扑上来，我闪过，一个反手，将她按倒在地。

三年的跆拳道不是白学的。

我放开她，她狼狈地从地上爬起来，架了个多余的马步，手指一上一下点着我的脸威胁我说：“既然你这么了解我，就应该知道我有很多朋友，不一定要自己动手。”

“都是些什么朋友？陪你吃喝玩乐，刷爆你的信用卡，偷

了你的手机，卖了你的PSP，骗你跟别人上床，还是直接就抢了你男朋友那种？小朋友你听好，这次的事不是小事。吸毒贩毒，你以为这些是小说里电视里搞着玩的吗？别以为你打着未成年的招牌，就可以替人家顶包，到头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！”

她强撑着哼哼：“我愿意为他死，关你屁事。”

我在椅子上坐下，说：“悉听尊便。”

“你以为你很了不起吗！会点三脚猫功夫，就可以这样随随便便地教训我？”她显然被伤了自尊。可以想象，在她这样的年纪，自尊可能是她唯一拥有的东西了。“你敢说，你从没被男人骗过，从没被男人打过，从没有为男人奋不顾身过？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我真不知道该恭喜你还是同情你，欧，巴，桑！”

我微笑着说：“至少我不会贱到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的地步。”

“我要杀了吴媚媚那个臭八卦婆！”她猛地推开我就往门外冲去，我一把拉回她。她转过身想咬我手臂，我灵巧地避开。她重心不稳，又跌坐在地上，地板砖有些滑，她爬了两下没爬起来，干脆就坐在那里号啕大哭起来。

我总算了解方律师嘴里的“神经质问题少女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难怪他要选择先去洗车而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我来对付。

“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本月十三号，也就是上周五晚上七

点一刻，你在哪里？”等她哭够以后，我走近她，蹲到她身边，递给她一张纸巾，换了一种态度，温柔地问。

“你丫是复读机吗？”她说。

我笑，并不是觉得她幽默，而是她一张脸哭过后花得像一块扎染的花手绢，我实在忍不住。

“我挺幽默吧。”她恬不知耻地问。

“还行。”我说。

“律师在办公的时候可以随便笑吗？”

“我只是个小助理。”我答。

“好吧。”她说，“既然你这么想知道，告诉你也无妨，那晚我在网吧。上网上到早上七点多，然后我就坐飞机去上海看陈奕迅的演唱会了。很High的哦，你有没有看过？”

“一个人？”

她警觉地看我一眼，不答。

“其实在这之前你们吵架了，所以那一整个晚上，你们都不在一起对不对？而且，你一直打他的电话，但是他都关机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些毒品，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对不对？你非往自己身上扯，就是想逼你妈妈花钱替他请律师对不对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洛丢丢从地上爬起来，一直爬到沙发上，在沙发的角落她抱住自己，不再说话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小声地说：“其实你们不用这么麻烦去找证据证明他很花心的。我早就知道他有很多女朋友，但他那么帅，对我那

么好，人前人后都叫我老婆，吃个葱油饼还分我一半，我舍不得。”

我不得不对九零后的审美深表怀疑。至少从照片上看，那小子黄头发，小眼睛，一副一辈子都睡不醒的样子，我真不知道“帅”字从何来。

更何况，葱油饼很值钱吗？她舍不得的到底是什么？

“你恋爱过吗？”她表情不屑地说，“不过你长了副老姑婆样，那种没有他就活不下去的滋味你一定没有体会过吧。所以，你不会懂的。我说了也是白说。”

我从方律师桌上拿过一张白纸，一支笔，对她说道：“不说也行，你把那一两天和贱贱之间发生的事情经过都写在这上面。记住，要事实，不该写的千万不要乱写。”

“你替我写。”她把纸推给我说，“我不会写字。”

“好吧。”我无奈地对她说，“你说，我写。”

她端坐到沙发上，咳嗽两声，开始：“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，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的白云，朵朵的白云下面飞着只只的小鸟，有一只小鸟的翅膀上，不小心粘上了一块口香糖，所以她飞不动，啪的一声，掉了下来，摔死了——喂，你怎么不记录？”

“继续，”我说，“我记有用的就好。”

“没了。”她凑近我跟我谈条件，“这样，如果你可以救他，你想我咋说我就咋说，如何？”